

朗朗書房

GAUGUIN

Noa Noa

诺阿
诺阿

芳香的土地

[法] 保罗·高更 Paul Gauguin 著 / 郭安定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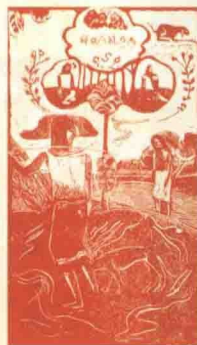
你不可不知道的
高更与塔希提手札



Noa 诺阿 芳香的土地 诺阿

[法] 保罗·高更 Paul Gauguin 著 / 郭安定 译

你不可不知道的
高更与塔希提手札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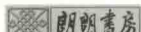
诺阿·诺阿:芳香的土地/(法)高更著;郭安定译.—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4.12

(艺术与大师)

ISBN 978-7-300-20569-4

I. ①诺… II. ①高…②郭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法国—近代
IV. ①I565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03130 号



long-long Book House

诺阿·诺阿——芳香的土地

[法]保罗·高更 著 郭安定 译

Nuoa Nuoa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

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发行热线:010-51906305

编辑热线:010-51906345

网 址 <http://www.longlongbook.com>(朗朗书房网)

<http://www.crup.com.cn>(人大出版社网)

<http://www.ttrnet.com>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

规 格 165 mm×215 mm 16 开本

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张 11

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42 000

定 价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原始的呼唤

高更和他的塔希提之旅

朗朗书房编辑部

保罗·高更（Paul Gauguin）与凡·高、塞尚并称为后印象派的三大巨匠，作为一个划时代的艺术家，他对欧洲文明社会厌恶透顶，追求原始的生活与艺术。他曾三赴布列塔尼地区风景优美而富于野趣的阿凡桥，并两度抵达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，与当地的原住民一样过着蛮荒的生活。他把他困顿窘迫却又热情洋溢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那里，1903年5月8日，高更病逝于当地侯爵夫人岛的阿图阿纳。

1848年6月7日，高更出生于巴黎。他三岁时，父亲和母亲带着一家四口启程去秘鲁，但在途中，父亲不幸去世，母亲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抵达秘鲁。四年之后，他们一家



高更，《自画像》，1896年，布面油画，
76cm × 64cm，巴西圣保罗美术馆藏

返回法国，定居在奥尔良。1865年，高更到货轮上工作，开始在海上漂泊。之后在海军服役了6年，于1871年退役。随后，他的监护人阿罗萨把他送到证券交易所工作，在那里高更赚了不少钱。1873年，他与出身富裕家庭的丹麦姑娘梅特·苏菲·德加结了婚。他的人生一切如意，1876年，他的画作《维罗弗莱的景色》在沙龙正式展出。

从1880年起，高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自己必须在经商和画画之间作出抉择。1883年初，他毫不犹豫地辞掉了在证券交易所待遇优渥的工作，对于画画的兴趣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。他抛弃了在哥本哈根的家，独自来到艺术之都巴黎。贫困迫使他在巴黎街头张贴广告，以教画糊口。巴黎的人们不理解他，更无情地嘲笑他。他也曾经放弃尊严，低声下气地去请求朋友们的帮助。但是，所有的磨难，都阻挡不了他朝绘画之路勇敢前进的决心。

在鲁昂和哥本哈根住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于1885年再度回到巴黎，并开始经常往返于首都和布列塔尼之间。在阿凡桥，他结识了埃米尔·贝纳，并与另一位青年画家查理·拉克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后者成为他首次从文明世界中逃遁时的旅伴。1887年4月，他们俩启程去巴拿马，然后到马提尼克。同年11月，他们从马提尼克返回巴黎，这时的高更疾病缠身，受尽屈辱，身无分文。高更的友人许弗内凯帮助他在巴黎安顿下来，并将文森特·凡·高和西奥·凡·高两兄弟介绍给他，他们非常欣赏高更的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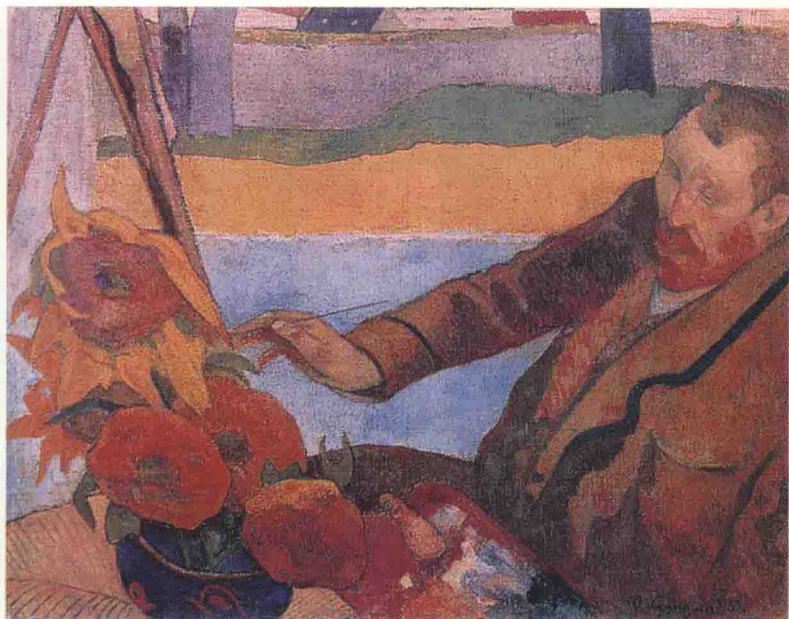
1888年10月，他赴阿尔和凡·高重聚。但是他们两人的关系在三个月内日趋紧张，直到凡·高几乎发狂。高更只得返回巴黎，到许弗内凯那里停留了一阵子，接着重返布列塔尼。1889年世界博览会期间，他在沃尔皮尼咖啡馆举办了个人画展，虽然结果又是



高更，《布列塔尼的牧羊女》，1886年，布面油画，60.4cm×73.3cm，雷恩艺术画廊藏

一败涂地，但是他的探索却引起了年轻画家和评论家们极大的兴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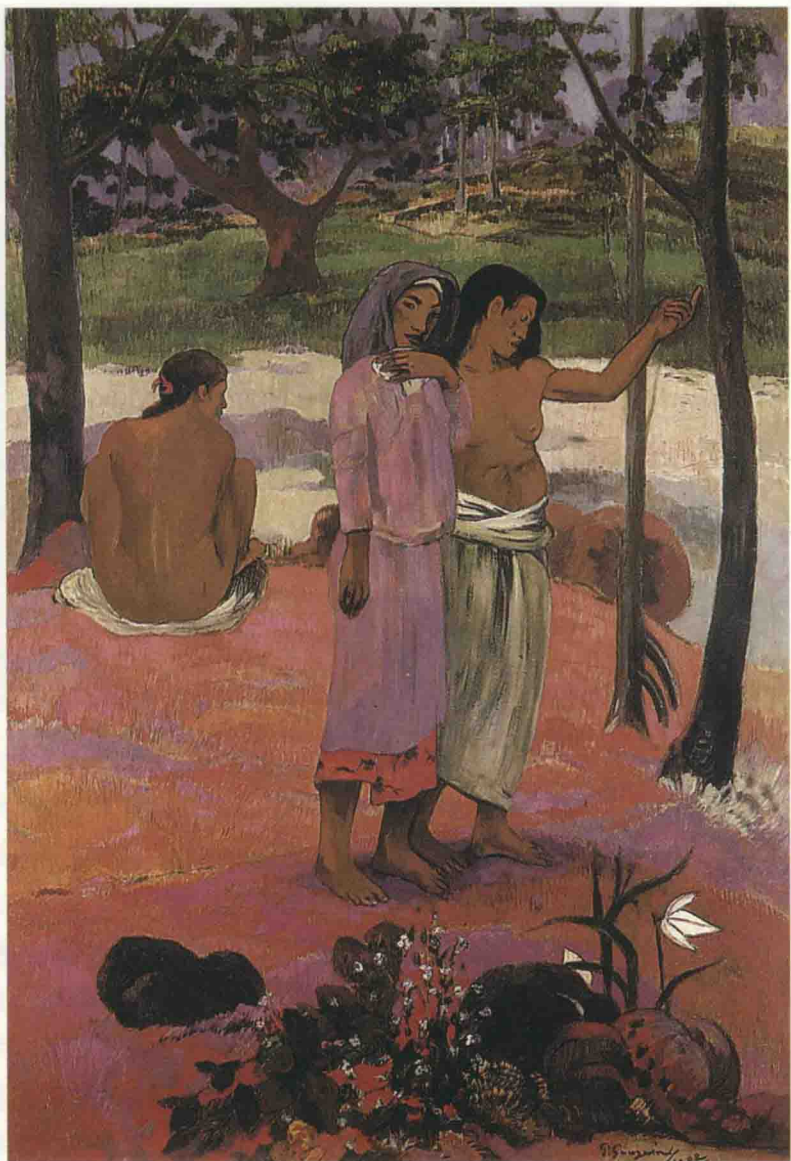
1891年，高更又一次开始他的野性之旅，前往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。他按捺不住对原始和蛮荒生活的热情，写道：“今天是这次航行的第63天。啊！对我来说，这是焦躁等待的63天，是对渴望抵达的陆地没完没了地遐想的63天。”航船停靠在法属波利尼西亚的首府帕皮提港内，但是过了不久，高更就开始对这里的情形感



高更，《画向日葵的凡·高》，1888年，布面油画，73cm×91cm，阿姆斯特丹凡·高美术馆藏

到失望，他“本来以为到了这里可以逃脱欧洲那一套东西；可是，殖民地冒充风雅的习气，以及幼稚而粗俗的模仿达到了不伦不类的地步，凡此种种，把这里搞得比欧罗巴还欧罗巴”。他决定走出帕皮提，远离欧化的居民中心，到乡间去，和土著居民们打成一片。于是，他和一个叫迪迪的女伴同行。迪迪是个一半毛利、一半英国血统的妓女，她对自己一半的白人血统骄傲不已，而且沾染了欧洲的贵族习气，这使得高更对她很不满意。

最终，他们抵达了当地的马达依埃亚县城。高更看中一座漂亮的草房，并居住下来。这里静谧得让人陶醉。夜晚，大自然奏出的



高更，《召唤》，1901年，布面油画，130cm×90cm，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

乐曲伴着高更入眠，他终于逃离了欧洲监牢式的房屋，将自己置身于广阔无垠的天地之间。这里色调明快而热烈的景物，使他的创作变得简单，他欣喜地写道：“为什么还不赶快把代表太阳喜悦的金色倾倒在画布上？——不屑于此！那是欧罗巴的陈规陋习！是堕落了种族在表现上的羞怯！”当地的居民与高更相互观察，并开始交往，他们送给他必需的食物，大胆的女邻居跑进来充当他的模特。那里的年轻女子每一个都希望被按毛利人的方式“抓”过去，一言不发，猛烈地抓过去。高更已经开始融入那里的生活，逐渐向“野蛮人”过渡了。顺理成章地，他与迪迪分道扬镳了。

高更继续往蛮荒的深处探寻。在一次环岛旅行中，他遇到了自己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女人——苔拉，后者很快成为了他的妻子。于是，他们开始了幸福美满的生活，高更如此描述他此时的心境：“我又投入工作，幸福住进了我的房舍，它随着太阳而起身，像太阳一样辉煌灿烂。苔拉脸上的金光，使茅屋内外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与明朗的色调。我们俩是那么淳朴，生活得那么简单！早晨，我们一道去屋旁的小溪边洗漱，心中无比惬意，就像第一个男人与第一个女人一道走向天国。”他与苔拉无所不谈，从天上的星宿到毛利人的神话传说。他思考着世界的本源和演化，同时不断地进行创作，毛利人宽厚的肩膀和粗犷的线条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，岛上的生活显露出浓郁的原始风情，俨然是一个洪荒世界。他还跟随当地人一起出海捕鱼，此时的高更，已经真真正正地成为一个“野蛮人”了。

高更在塔希提居住了两年，因家庭事务须返回法国，他无比留恋地感叹：“我比来时长了两岁，却年轻了20年；我比来时更像个蛮子，却拥有更多的知识。”航船离开码头驶向大海，他依依不舍



高更，《海滩上的骑手》，1902年，布面油画，66cm×75cm，德国埃森福克旺美术馆藏

地跟苔拉告别，船驶出好久，他还能看见岸上的女人们嘴一张一合，似乎在唱着古老的毛利歌曲。高更的第一次塔希提之旅就这样结束了。

1895年2月，高更重返塔希提，并决心不再回法国。他寂寞孤单，身染重病，痛苦万分，一些永远找不到答案的悲惨问题不时萦绕在他的心头：“我们从何处来？我们是谁？我们往何处去？”他感到非常绝望，1898年还曾企图自尽。1899年8月，为了能完全自由地批判他认为不公正的社会现象，他自己创办了一份论战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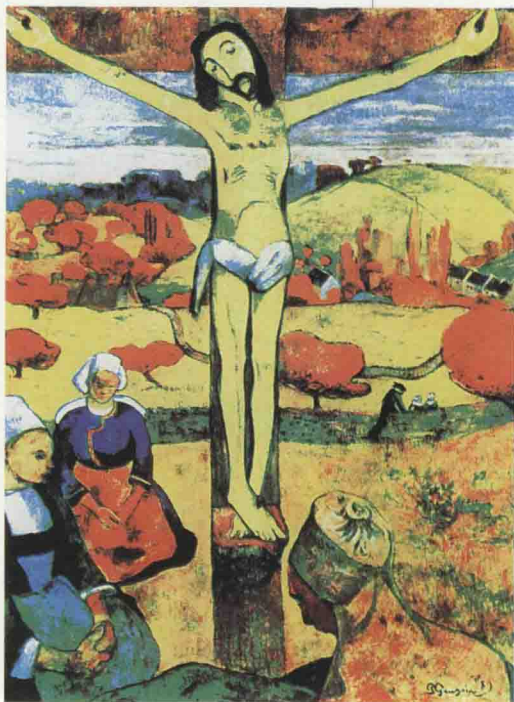
高更，《布道后的幻象》，1888年，布面油画，73cm×92cm，爱丁堡国立苏格兰画廊藏

的报纸——《微笑》。他与岛上的殖民当局发生了冲突，当局对这个居住在土著中的白人并不友善。高更遂于1901年离开塔希提，到拉多米尼克岛的马克萨斯群岛避难。但是，马克萨斯群岛的殖民当局把这个住在岛上、维护当地居民权益的白人看作危险分子，于是在1903年5月判处他三个月的监禁。由于高更对这些无理取闹的做法十分恼火，同时深受疾病的困扰，高更的身体与精神越来越差，最终于1903年5月8日在阿图阿纳去世。

高更一生一直不为文明社会所容，他痛苦地追寻着“我们从何处来，我们是谁，我们往何处去”这样的问题，似乎在毛利人的神话里，他找到了答案。苔拉告诉他，塔阿罗阿是天地的创造者。

“塔阿罗阿存在于虚无之中，比天早，比地早，比人早。……他是唯一的存在物，他自己乃变化成宇宙。”而中国的老子早在《道德经》中提出，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，与之不谋而合。高更从毛利人的自然崇拜中受到启发，认为世界分为两项基本要素。“一个要素是阳性的：灵魂与智慧，塔阿罗阿等。另一个要素属于阴性，纯粹是物质的，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造物主自身的身体。”《周易》有云，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又说“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”。永恒的精神永远追求运动着的物质，与它结合，不断地孕育出新的生命。而生命，包括人在内，终究是要消亡和湮灭的。毛利人在神话里已经预见了自己种族的死亡，认为它不可能再生，不会有得救的希望。

高更厌弃了欧洲的文明社会，他把自己放逐到这个偏远蛮荒的岛上，与老子所说的“绝圣弃智”和“小国寡民”是一脉相承的。庄子在《逍遥游》里写道：“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，越人断发文身，无所用之。”高更即如姑射山上的神人，“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，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，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”。他死前虽然疾病



高更，《黄色基督》，1889年，布面油画，
92.4cm×73.1cm，美国纽约州水牛城奥尔布赖特·诺克斯美术馆藏

缠身，但他的精神和灵魂是纯净的。他至死不渝地反抗文明社会，与虚伪丑恶的现象作斗争，这一点是与中国魏晋名士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相通的。我们很自然地能够想起著名导演凯文·科斯特纳的史诗巨作《与狼共舞》，在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文明冲突中，邓巴中尉最终抛弃了白人社会，成为一名十足的印第安人。高更也一样，他做到了返璞归真。

高更去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们欣赏他的画作，仍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原始气息。他一生穷困悲苦，却在塔希提得到了慰藉。南太平洋温暖的风依旧吹拂着这片丰饶的土地，也许在某个宁谧的月夜，我们能听到高更内心深处的呐喊，那是来自远古的野性的呼唤。

二〇一五年十二月



高更，《白马》，1898年，布面油画，
140cm×91cm，巴黎奥赛美术馆藏



译 序

保罗·高更的绘画，在我国已有不少介绍，复制品也随处可见，是不算陌生的。然而，他写的书《诺阿·诺阿——芳香的土地》一直没有译成中文，长久以来为读书界所悬望。现在好了，中译本就可以送到诸位面前。译文忠实而流畅，读来使人误以为高更能操一口地道的汉语，在向我们娓娓讲述他在塔希提岛的经历。他的故事，对一般读者是极有趣的；对从事艺术创作的人，恐怕还颇不乏发人深省之处。

高更从事绘画之前，在巴黎一家交易所有一份很好的工作。但是，出于对艺术的热爱，他抛弃了职业与家庭，一心作画。对文明社会的虚伪、丑恶，他越来越无法忍受。他三赴布列塔尼地区风景优美而富于野趣的阿凡桥；在那里，他的艺术成熟了，有了自己的面貌。后来，他两度到塔希提岛：第一次是1891年到1893年，《诺阿·诺阿——芳香的土地》记述的便是这两年的生活；第二次是1895年到1903年。1903年5月8日，他死在当地侯爵夫人岛的阿图阿纳。

高更和凡·高一样，为文明社会所不容。他热烈地爱着塔希提这片芳香的土地，并不是有钱、有闲者对异国情调的猎奇。他到那里，是为了追求真、善、美。塔希提的土地和人，滋养了高更的艺术，使其大放异彩，也完全没有辜负高更的深情。

高更的文字著作，还有《现代精神与天主教》和《古往今来》，都写于他重返塔希提岛的最后岁月，谈论他本人的作品与生活。

在艺术上有所创新很不易，高更大胆创新了。读了《诺阿·诺阿——芳香的土地》，我们就会更了解他。他说得多么好：

“为什么还不赶快把代表太阳喜悦的金色倾倒在画布上？——不屑于此！那是欧罗巴的陈规陋习！是堕落了种族在表现上的羞怯！”

啸 声

1986年12月31日于北京

目录

1 译序——啸声

1 卷一 / 33 卷二 / 55 卷三 / 87 卷四 /

131 卷五 / 144 卷六 / 146 年表 / 151 图版目录

